

# “爱我中华”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

主办单位：上海市作家协会 文汇报社

## 江南福地常熟

孙小琪

常熟大哥家的墙上挂着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十字绣,名曰:花开富贵。约2米长,0.5米宽的样子,在我看来就是不小了。尤其嫂嫂说,这是她绣的,花了10个月。那时她已经退休,还在人家单位返聘着,挣点外快。那绣像红红绿绿层次递进,大朵的牡丹怒放,深深浅浅的绿叶枝条,都是有生命般灵动。

谁能想到今天的常熟,过的这般的诗意了。

常熟是我的籍籍地,祖父母和父亲生长的地方。半个世纪前,好婆带着幼小的我来常熟过暑假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手工在做,编草帽辫、绣花边,一点点积攒起来换了钱补贴家用。家里女孩很早

就开始做这些是为了挣钱,没有挂在墙上看看的念头。那时的家逼仄拥挤,地面砖石高高低低。那时虞山镇的日子有原乡的味道,也有岁月静好的样貌,手头却总是拮据的。

常熟到上海100公里,那时的公交车晃晃悠悠要开大半天。好婆在上海家里用面粉做了馒头,带到常熟就是给孩子们的了。那时常熟的大闸蟹大约不像后来那样贵族气,叔叔买了些带到上海,装在草编的蒲包里,路上被公交车晃的一只只爬了出来,在车厢里到处乱窜,赶紧去抓回来,那是从嘴巴省下的要带去上海给亲人的心意啊。

住在常熟城里,河水在门前流淌,河里

常常经过的是装得满满的运菜的船,很臭。我站在烈日暴晒的河边,看站在船头一下一下摇着橹的船工。他们大都光着膀子,宽宽的半长短裤,裤腰厚厚地掖着,承接着一滴滴淌下的汗水,渐渐濡湿,颜色变得有深有浅。赤裸的上身,古铜般的皮肤油亮,在阳光下会闪光。

细雨蒙蒙的下午,我们去兴福寺。古木参天,老松繁茂,怪石嵯峨,莲池里荷叶田田。园林式的寺院,散落着茶室和悠闲喝茶的人。在我幼时的记忆里,并不似这般繁盛,如今的寻常日子,常熟市民会和亲友来此喝茶、聊天,把生活打理的精致而熨帖,有富足安定的底气。

今天的常熟和当年相比变化翻天

覆地。每次从上海过来,快到常熟时,路边不时闪过的规整指示牌,提示着你即将到达的城市有着深厚的人文古迹。好几条高速路隔空纵横交错,灰白色的水泥护栏,每一条都划着优美的抛物线,在空间错落有致地舒展着。偶有几辆飞驰的汽车,金属车顶盖在阳光下闪成精灵。远山如黛,近坡翠微,杂以不时出现的幢幢高层建筑,地上没有一点垃圾杂物散落。常熟周边一条条巨龙般的高架公路,使这里的一切每时每刻都连接着外面的世界,不露声色地蕴含着勃勃生机。

早春,我曾去虞山给亲人扫墓。那斜斜的山坡上星落着的小帐篷,像一个个彩色蘑菇,边上有气球,有铺在绿草地上的薄毯。吃喝,玩乐,孩子们嬉戏奔跑,年轻伴侣或坐或躺,在太阳光下仰起头来,眯缝双眼。那一派宁静安逸,有富庶的祥和。

常熟福地,锦绣江南!

自从今年7月启动“爱我中华”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活动后,本报接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征文,经过有关专家的初评、复评,最终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。本次征文活动,感谢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。

## 外地人游外滩

刘恺

到上海,问主要的景点在哪?当然是

外滩了。临江拾级而上,踏入外滩的观景平台,凭栏远眺,顿时有两岸相拥、水天一色、豁然开朗之感。杜甫的语,范仲淹的音色,乃交相混响于耳畔。吴越江南沃,乾坤日夜浮,双城抢镜,此则申沪新都市之洋洋大观也。

在外滩,能看到过去的上海,老上海。回望浦西,十里洋场,万国建筑群,尽收眼底。不远处,那座蓝灰色带大螺钉的笼式铁桥,感到眼熟吧?对,它跟天津海河上的解放桥,是一样的风格。这就是外白渡桥。

在外滩,也能看到现代上海,新上海。逡巡浦东,陆家嘴,高楼林立,万象云集。

有人说,上海没有山,最高的佘山,也只有不过十几米海拔。上海天文台就优先选址在那,算占领制高点吧。

其实呢,上海的山,不在地面上,而在上海人心里。它想要多高,就可以多高。

在外滩,还能看到上海的根脉。黄浦江,是上海的母亲河。母亲,不就是根脉吗?

滔滔申水,回环江面,浪奔浪流。她源源输送来的,是改革与开放的能量,是润养中城的财富,是新老上海人的情感与致力。

你说的没错。还有苏州河,与母亲交颈的姊妹。因她小,就叫小姨吧。

在外滩,能看到古韵的上海吗?能。不过,要往里走几步。

豫园,这个豫,与河南没半毛的关系,但与其简称有一点沾亲。豫者,大也,丰亨,豫大,所以从象。小豫园,实际是申城江边的大观园。

大,小,不是事。在喧嚣的闹市中,底蕴满满的豫园,是经济腾飞越跨的陀螺仪,是心灵静安守望的圣土,是中华文化的定海神石,才是真。

在外滩,边拍照,边张望,心中总涌起无数奇想。

浩如烟波的思绪中,有一段融文字,伴随柔和江风吹来,顿时让人舒服熨帖,感觉真的到了上海。神飞之墨,真情挚感,入目,入心。

有灯笼、茶馆的地方,就有中国的味道;有爵士、咖啡的地方,就有外国的味道;把两种味道糅到一起,就是海派的味道。

茶馆、咖啡,好理解,爵士在哪呢?这头顶尖尖的和平饭店,里面就藏有一支闻名沪上的乐队。

夜上海。迷幻的灯光。端一杯轩尼诗,听着慵散、悠缓的乐曲,心中想有各种各样的小罗曼、大鸿图、五色梦。用阿拉本地话讲,这叫腔调。

灯笼,中式元素,是要到小弄堂、石库门、中餐馆去看吗?

不用的。看对面,新地标,东方明珠,那上面,不就有灯笼吗?

还是一串,好几个灯笼呢。三十多年前的设计,今虽高度不再称一,但经典已经永恒。

饿了吗?顺道来份地理外卖。为什么叫上海呢?

原先的上海,本是个小渔村。上海,就是赶海的意思。斗转星移,时空推进,沧海新陆。后来的上海,赶海的意思,慢慢就不说了。

从南浦,经十六铺,沿江流航行,走黄金水道,过黄浦外滩,越虹口,顺杨浦,下吴淞,汇长江,至外高桥,进洋山深水港,抵东海;

到海上去,到外海去,到远海去,到大西洋去,到南极,到北极去,到赤道去,到汉堡去,到波士顿去,到阿姆斯特丹去,到地球每一个地方去。

浦江达海,上海的名字,就这样开始敞亮了。

## 叶落归根 圆梦新时代

周善铸

学习,锻炼身体,为长大后“精忠报国”,建设一个富强幸福的国家打基础做准备。

然而,正当我满怀憧憬于追梦的时候,春秋鼎盛的父亲劳累过度不幸病故,一家六口顿失顶梁支柱,15岁的我不得不离开学校,踏入一家木行当学徒,童年美梦再次灰飞烟灭。

1949年,终于迎来了我命运的转折点。祖国解放了,大学向一切积极向上的年轻人敞开了知识的大门,不但学费全免,连膳宿、医疗也由国家全包。被无情现实击碎的童年梦又一次死灰复燃,我全力以赴复习功课。以第一志愿被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,三年后,保送北京大学原子能系,跟随苏联专家学习,实现了我不仅要上大学,还要上最好大学的彩色梦想。

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,我如鱼得水勤奋工作屡获大奖。1981年,作为中

院核技术考察团成员访问意大利、罗马尼亚和法国。1986年,又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邀请,以高访学者身份,赴巴黎开展长达十余年愉快有效的合作,在巴黎世界核技术大会上,被推举为国际顾问。

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,在解放的土地上,我从乡镇小学徒,成长为巴黎国际学者,我的童年彩梦,终于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追寻梦想,只要努力就能演绎精彩人生的伟大时代里,圆满实现了。

一个能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时代,是令人神往的时代。在回顾我异彩纷呈人生路的时候,心底里充满了感激,感激所有关爱过我的人,感激生我养我的伟大祖国,感激这个不平凡的时代。在那些富裕美丽的日子里,我诗意栖居,把心底里一首首赞歌,转化成一篇篇感恩的文章,在国内外名报大刊上共发表文章300余篇,获奖

无数。暮暮之年被吸纳进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,今年初,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了《周善铸文选》精装本。

退休后,我三分天下,在巴黎、上海和蒙特利尔轮流居住,尽情享受改革开放带给我的幸福生活,被纽约《世界周刊》喻为“快乐海鸥”,说“神仙过的日子也不过如此!”2017年,我和老伴漂泊海外多年后回到上海,睽违多年的故乡,美得让人心醉,醉得让人痴迷。于是,老伴和我一致决定,叶落归根留在上海不走了。30年前,为追梦奔向前方,30年后,为圆梦回归故乡。

梦想激活生命,梦想激活希望,梦想带给我希望和阳光,梦想带给我快乐和健康。年逾八旬的我,腰不弯,背不驼,思想敏捷步履轻快,连头发都保持天然乌黑。

有人问我“老而不朽”有什么高招?我回答:“享受生活!享受生活!享受生活!”

## 心中又思烧柴时

杨春娥

一天,与朋友郊游,刚进入山林,就见散于满地的枯枝,我的心似乎一下子被刺痛,随即,扑下身子拾起柴枝……友人不知我为何?当我回过神来,忙将手中的柴枝放下,口中连连解说,岁月无情,岁月无情,以搪塞。是啊,枯木柴草勾起了我心中的“柴”情愫啊!

何其如此心头难却?确因柴草燃起的炊烟曾萦绕我多年的饭碗,确因灶火点旺的艰辛日子潜入了我的下意识。

我的家乡坐落在既没有山又没有水十分贫瘠的江西省赣中平原之上。那时,新中国成立不久。家乡一年四季,风倒是勤快勤快,只是与砂过于亲近,风带砂未免丰富了些,让人有点难以招架。风调雨顺,只能是半饥半饱度日。而烧饭用的柴草除了庄稼经过脱粒后的秸秆外没有别的了,并且,一年到头带着你创造生活的耕牛,应该给它度日不至于少的草吧,这样的话,留给灶口就没有多少份了。说了个事不拍你笑话,有一回秋冬日里。村里人为着扫落叶差点闹出断胳膊断腿的事来!

怎么办?唯一的是上山砍柴。

上山砍柴?谈何容易!

村庄距山林远着哩,走过近十里地大片大片肩挨肩膀靠膀的田垌,上一条河堤,跨过一座木桥,下河堤,又是三四里地的田垌,之后才开始上山山路,又是七弯八拐,坎坎坷坷四五里的山路,才见得山上有一团一团的茅草丛,这就是我们要砍的柴草啊!

那管那么多,砍!右手挥刀,左手按住茅草根部,贴紧!手掌上的皮肉有了刺痛的感觉——荆棘在咬!大脑本能地告诉我,不能再这样进行下去了!可我的任务是砍柴啊!不继续进行下去这柴怎么得到?此时,我看看其他的小伙伴,他们不正和我同样在荆棘丛中砍着吗!咬咬牙,坚持着。

一鼓劲——茅草一抱一抱砍下不少,却是我的左手掌已一溜溜不少的血了,那血,艳艳的红!男子汉了,帮母亲做点事,不吃点苦怎么行!

太阳偏西了,我们每个小伙伴也已砍好了六捆茅草,该往家里赶路了,要不然,会摸黑的让母亲她们惦记着。小伙伴相帮着麻利地将茅草打捆,每三捆系一头,插进扁担头,便一溜儿上路了。一路上,上坡下坎,坎坎坷坷,七弯八拐……渐渐,两个脚开始发软,随即又僵直起来。继而,两腿打颤,交叉缠绕。肩上的茅草担一会儿从右肩换到左肩,又从左肩挪到右肩,而人在不停地喘息开了。……我以为就我一人成了这个样子的,猛一抬头,前面的小伙伴双脚也都在歪歪扭扭,茅草担同样肩上换来换去,并且口中都在喘着粗气。不行,我说,歇会吧,大家异口同声:是该歇歇。于是,小伙伴一屁

颠动的大蛋黄。月光黄亮黄亮的照在地上,恰似无边无沿的海面抖开的黄亮黄亮的绸缎。小伙伴一路讲着头顶里放中时“金子黄”与“钝枯里”打架时的那架势和姿态,让月亮听得都不禁微笑着点头。

也不知什么时候了,走过大片大片肩挨肩膀靠膀的田垌,东方露出了丝丝鱼肚白。那白浩浩的,清清凉亮的,看起来让人双眼都清清凉亮的。刚上河堤,猛然,红的,黄的,紫的,蓝的……缤纷的轻纱,一下子织满了天空。紧接着跨过木桥,正下河堤,却又见天空分娩出一团弧状的彤红拱芽而出,渐渐,弧状的彤红缓缓上升,上升,无声中,弧状的彤红变成了半圆的彤红,徐徐一使劲,半圆的彤红点燃了成了一个圆圆的火球。不一会,火球燃烧成了一团金黄的色泽,啊,太阳,金色的太阳,将金色的光芒铺满了大地。又是三四里地的田垌,之后才开始上山山路,又是七弯八拐、坎坎坷坷四五里山路,才见的山上有一团一团的茅草丛,这就是我们要砍的柴草啊!

小伙伴从肩上卸下扁担,挥动砍刀,开始砍柴。眼前的“柴”,确切地说应该是茅草,而且已是有人砍过了遗留下被荆棘丛包围的茅草。为什么不回去有好茅草的山上砍?听大人说,若要去长着好茅草的山,那还得跑上十里地的。谁要我们来得这么晚,来晚了就要多吃点苦的。

那管那么多,砍!右手挥刀,左手按住茅草根部,贴紧!手掌上的皮肉有了刺痛的感觉——荆棘在咬!大脑本能地告诉我,不能再这样进行下去了!可我的任务是砍柴啊!不继续进行下去这柴怎么得到?此时,我看看其他的小伙伴,他们不正和我同样在荆棘丛中砍着吗!咬咬牙,坚持着。

一鼓劲——茅草一抱一抱砍下不少,却是我的左手掌已一溜溜不少的血了,那血,艳艳的红!男子汉了,帮母亲做点事,不吃点苦怎么行!

太阳偏西了,我们每个小伙伴也已砍好了六捆茅草,该往家里赶路了,要不然,会摸黑的让母亲她们惦记着。小伙伴相帮着麻利地将茅草打捆,每三捆系一头,插进扁担头,便一溜儿上路了。一路上,上坡下坎,坎坎坷坷,七弯八拐……渐渐,两个脚开始发软,随即又僵直起来。继而,两腿打颤,交叉缠绕。肩上的茅草担一会儿从右肩换到左肩,又从左肩挪到右肩,而人在不停地喘息开了。……我以为就我一人成了这个样子的,猛一抬头,前面的小伙伴双脚也都在歪歪扭扭,茅草担同样肩上换来换去,并且口中都在喘着粗气。不行,我说,歇会吧,大家异口同声:是该歇歇。于是,小伙伴一屁



股“跌倒”地上,也管不了地上是灰是泥还是水的,就干脆躺下了。

接下来,便是如此这般地走一段歇一段。也不知走了多久,突然眼前一亮,小伙伴的母亲或父亲远远向我们奔跑着过来,二话没说便接过我们的茅草担。此时的小伙伴尽管一个个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,但大人们仍两眼直直地看着我们,仿佛我们一下子成了陌生人。看得出来,他(她)们见我们这个样子,一个个心里在疼啊!以后的日子,大人们不再让我们上山砍柴了。小伙伴们便串通好,一个个相帮着去找大人软缠硬磨,在大人面前将胸脯挺得高高的,肩膀拱起的凸凸的。大人们看我们一个个傻傻的倔倔的模样,只好勉强应允下来。当然,以后的日子里,我们这一群小男子汉砍柴时候便渐渐地摸索出了道道,人也淬炼得胆量更大了、力气更足了,办法更多了……

月换星移,日夜更替,为柴而苦的那一贡终于被改革的春风翻了过去。家乡烧饭时灶口为炊的有了煤,紧接着又是煤气。而现在,又被“电”取而代之了,电饭煲、电炒锅、微波炉、电磁炉……一应俱全。如今,只要一接通电源,不一会儿,饭自然而然熟了、香了。炒菜,更是一插上电源,铲一歌,勺一唱,二歌二唱的,要色泽有色泽要滋味有滋味香喷喷津甜甜的菜肴,便端放在你的面前了。

想想,多年一贯制的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”中的“柴草”,就此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,毫不犹豫斩钉截铁让它“下岗”了。新中国成立70周年,这一历史的被刷新,是多么地令人信服,令人幸福,又是多么地令人自豪啊!

## 去“上海”,从辛苦到方便

陈民宪

我是个周浦人,1954年出生在周浦,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周浦,我见证了周浦公共交通60余年的发展变化。

去“上海”购物;去“上海”游玩;去“上海”读书;去“上海”……总之,从小就觉得能够去“上海”玩,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

首先,周浦仅有二条公交线路:一条沪南线,是东昌路经周浦到南汇县城的;一条叫周周线,是周家渡至周浦的。都是周浦人去“上海”(到市区的俗称)必乘之车。

但去“上海”是一件很辛苦的事。因为班次少,要等车;因为乘客多,要挤车;要在渡轮船头排队等着过黄浦江;还要算好时间,赶上晚八点开往周浦的末班车。

1979年3月我在周浦中学工作,不久考上了上海教育学院。读书不易,乘车更难。

我上学一般乘周周线(原周周线),在周家渡码头过江以后,乘45路公交就可直达学校。

下课回家,无论在周家渡还是东昌路。渡轮一靠码头,人们都飞一样奔向卖

票口,先抢买票,再抢排队,就想早一点回家。

起点有座位,但一次也没等到过。你想,立位要等三班车,座位要等到何时?有时,站方突然喊“周浦掉头车”时,顿感像中了大奖,瞬时幸福满满。我在蛇形通道里“理直气壮”地向前挤去,偶尔还能捡到一个“漏座”。

除了班次少,堵车也常见。一次,乘沪南线回家。车越来越堵,到上海传动轴厂附近,干脆不动了。天彻底黑了,且不知预后。离家只三四站,干脆下车得了。一路走到周浦加油站路口,见各式车还挤成一团。这为“宁要浦西一张床,不要浦东一间房”作了最好的注解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,南浦大桥等大桥隧道的逐渐开通,周浦的交通大为改善。周浦一度曾有581和451两路车直达人民广场。周浦人开心啊!去“上海”难!一直是周浦人心中的“痛”!现在全解除了。

除了451路,周浦直达浦西的还有974路、975路、572路、南新专线、万周专线等。坐南新专线就可直达上海火车站,这是周浦人原来想都不敢想的

事啊!

除了直达公交,地铁也成了周浦人去“上海”的重要选择。除专门为南汇地区建造的16号线在周浦设站以外,正在新建的18号线也在周浦地区设有沪南公路站、周浦站、繁荣路站,到时将极大方便周浦地区居民出行。

还有不少以“龙阳路地铁站”为终点站的,如581路、“龙大专线”、“龙东专线”、“龙惠专线”、“龙芦专线”都途径周浦,周浦人可以凭这些线路“借道”地铁进入“上海”腹地。

周浦还有不少联系大浦东地区的公交车,如:992路、639路、浦东35路、浦东25路,还有途径周浦地区的老牌线路沪南线、周南线,这些线路都覆盖了许多地铁站,周浦居民依然可以借道这些公交车,利用地铁进入市中心。